

外国电影剧本丛书

两个人的车站

〔苏〕埃·布拉金斯基

著

埃·梁赞诺夫

李 涓 李钧学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5 北京

ВОКЗАЛ ДЛЯ ДВОИХ

译自苏联《电影艺术》杂志1983年第3期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反映当今苏联社会道德问题的作品。

正在服刑的钢琴师普拉东很不情愿地前往远离监狱的小镇与妻子会面。在路途上，他回忆起临服刑前，在一小城火车站上，同车站餐厅女服务员薇拉的短暂邂逅。结果，来探望他的正是同情和爱慕他的薇拉。

责任编辑：高 川

封面设计：乃 萱

两个人的车站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32开印张 3 插页 4 字数：56千

1985年8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统一书号：10061 · 489

定价 0.76 元

我们这部影片的故事，要从刑事犯劳改村这个叫人不太愉快的地方讲起，读者看了不必大惊小怪。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自个儿的命运，自个儿能料到吗？

严冬之夜。风雪交加。

聚光灯把碾得平展展的大操场照得通亮，这正是劳改村例行晚点名的时刻。几名值勤军官在队列前逐个清点人数。点毕，到长官面前复命：

“清点完毕！”

“清点完毕！”

长官最后下令：“解散！”

值勤军官回声般重复：“解散！”

长官吩咐：“里亚比宁留下！”

一名值勤军官接口复令：“里亚比宁留下！”

犯人们各自返回营棚，操场上只留下里亚比宁一人。他瑟缩不安，似乎在等待什么倒霉的事。

需要说明，这里的人分成两类：管人的和被管的。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普拉东·谢尔盖耶维奇·里亚比宁可惜属于第二类，虽然他看上去确实不象罪犯。他文雅、腼腆，四十来岁，也许四十出头。从他脸上那副对人信任的表情来看，他不会干不体面

的事。这样的人，既不会青云直上，也不会触犯刑律。

“里亚比宁，过来！”长官叫他。

普拉东遵命，一溜小跑来到长官面前。长官通知他：

“告诉你一件喜事——你老婆来啦！”

可是犯人丝毫没有喜悦的表示：“她来干什么？”

“看你！……”

“我可没叫她来！”普拉东脱口而出。“我不想见她。”

“你这是怎么啦？”长官惊讶地问。“为了看你，她走了七千公里呢！”

“爱走多远走多远！反正我不见她！”犯人居然顶起嘴来。

“她那么爱你，”长官愤愤不平。

“她？……她爱我？……”普拉东不悦地反问道。

“见了她你就明白了！给你通行证！你可以单独出去！我信得过你！”

“叫我上哪儿？”普拉东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她在村子里租了间屋子，地址写在这儿。伊万·格拉西莫维奇师傅就住在车站附近。公私兼顾，你就便到他的作坊去，把修好的手风琴捎回来！你是音乐家，检查检查，看他修得怎么样！”

“是！”普拉东回答得没精打采。他可以拒绝去看老婆，却无权拒绝取手风琴。

长官又摆出一副严厉的、秉公办事的样子：

“听着，里亚比宁。通行证的有效期到明天早点名截止。你必须准八点回来报到。逾期不归，以逃跑论处。去吧！”

后来，在门卫室——外面管这种地方叫传达室——门卫严格检查了普拉东的“准假证”。

“原来如此，”他照例对犯人搜过身，拉开沉重的门闩，生硬地说：“通行证的有效期到早晨八点。下刀子你也得回来！迟到就算你逃跑，要加刑的！去吧！”

一出大门，普拉东回到了自由的天地。他失去自由已经很久了。

按规矩，劳改村周围有一圈带了望台的厚厚的高墙。它设在野外，四周没有其他建筑。一条碾平的大路从劳改村大门通向外界，路旁孤零零地竖立着一根根电线杆。

普拉东迎着大风卷起的雪花吃力地向前走去。没走几步，他就停下来，站了一会儿，毅然转身，急急忙忙返回劳改村，咚咚咚敲起门来。

门卫把小窗口打开一条缝，问道：

“忘记什么了？”

“放我进去吧！”

“任务完成了？”

“什么任务？”普拉东没听明白。

“手风琴取回来了？”

“放我出来不是为了取手风琴，是让我去看老婆。”

“通行证上可没有提到你老婆。”门卫砰的一声

关上了小窗。

“那么，到车站有多远？”普拉东心里烦躁，大声问道。

门内传出门卫的声音：“不太远，八九公里……”

普拉东无可奈何，只得冒着严寒赶夜路。他先摘下别在短棉袄前胸的绿色姓名牌，把它塞进口袋，让自己感到是个自由人，哪怕只有短短的一夜也好。他在荒凉的、覆盖着积雪的大路上走着，走着……天寒地冻，路途遥远，只有漫长的回忆温暖着普拉东的心……

……一件往事浮现在普拉东的心头。一个雾蒙蒙的夏日早晨，他和许多旅客一起乘坐从莫斯科开往阿拉木图的快车旅行，与众不同的是，他不象别的旅客那样清白无辜。列车驶近扎斯图平斯克市，徐徐进站。

身材颀长、举止文雅的里亚比宁和其他乘客一同挤下火车。他穿着考究，手里提着一只小小的扁皮箱，沿着月台走向那即将决定他命运的车站餐厅。

仔细想想，那些一窝蜂奔向餐厅，想趁短暂的停车时间吃点东西的乘客，确实是餐厅的灾难。这群饿死鬼，蝗虫般扑向份饭，不喝酒，不点菜单上的菜，对餐厅完成营业额一点好处也没有。此外，还有些贪小便宜的人根本不付钱，吃完就溜，因为他们知道，哪个服务员也追不上火车。

标明“快餐席”的两溜儿长桌上排满一份份盛在铝制盖锅里的红菜汤，每份汤旁边各摆着一盘灰不溜丢的肉饼，等人光顾都等凉了。

普拉东·谢尔盖耶维奇也来到餐厅，找了个座儿，掀开锃亮的锅盖，瞧一眼见了叫人恶心的红菜汤，再看看肉饼，嫌恶得直皱眉头。这样的饭菜他碰都不想碰。可是周围的人却狼吞虎咽地吃着。

“姑娘！”普拉东叫道。“可以过来一下吗？”

答话的是女服务员薇拉，她的一双眼睛毫无顾忌地瞪得大大的，但那张俊秀的脸上已留下了饱尝世态炎凉的痕迹。

“不行！”俊气的女服务员蛮横地回答。

“您是这里的服务员吗？这桌子归不归您管？姑娘！……请您给我要个清淡点儿的菜！”

“您有溃疡病还是怎么的？”薇拉笑了，一面对另一位顾客说：“一卢布二十戈比，钱正好！……谢谢……”

“对了，”普拉东点点头，“一瞅你们的菜，我就得溃疡病了！”

“等我去给您要能吃的菜……”薇拉边忙着边说，“这是找的钱，谢谢……等菜做得了，您的火车也开走了！再说，溃疡病人也不该上餐厅吃饭，得了溃疡就该在家里呆着！……”

说到这儿，薇拉倏地向门口奔去：

“喂，这位客人！您忘记付钱了！”

“钱在桌上搁着呢！”那人不客气地说。“说实在的，叫我们吃这种东西，不该我们掏钱，倒该你们赔我们钱！”

薇拉飞快跑向那位客人吃饭的桌子——桌上没有钱。

“钱哪儿去了?”薇拉大声问道。“谁拿钱了?”

当然，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同情她。

“姑娘，你们老做过路旅客的生意，该先收钱才对!”一位顾客建议。

广播器里传来一阵含混不清的声音。

就餐的人往外涌去。

普拉东也跟着往外跑。可是，薇拉板起面孔挡住他的去路。

“掏钱!”

“我什么也没有吃!”

“我可看透你们了。一个说付过钱了，可根本不见钱的影儿，另一个又说没吃!……掏一卢布二十戈比出来!”

“您好好看看!”普拉东恼怒地说。“这样的东西我会吃吗?!”

“我只要回头一看，您就溜到阿拉木图去了!”

“我不去阿拉木图，我去格里鲍耶陀夫市!我没吃，就不掏钱!”

这下可把薇拉气坏了：

“不付钱就别想走!我那一丁点儿工资，还不够替你们这群人垫帐的呢……”

普拉东不等她说完就打断了她：“你们这些吃餐馆饭的，替大家伙儿垫钱也垫得起!”

这话说得太过分了。

“你们这号人，掏一个卢布二十戈比就倾家荡产了?!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薇拉果断地对把门的说。“叫尼古拉沙来!”

把门的很老练，从口袋里掏出哨子尖声吹了起来。

“哪怕你们把全城民警都开来，我也不付钱！”普拉东矜持地挺直腰板。“我没吃！这可是原则问题！”

一个年轻的民警中尉来到门口。

“尼古拉沙，”薇拉开口道，“瞧这个花花公子，”她把头向普拉东那边指了指，“要清淡点儿的菜，我告诉他来不及做，他就把份饭吃了……”

“我没吃！”普拉东气冲冲地插了一句。

“我们查一查！”中尉说。

“你们怎么查？”普拉东发火了。“查大便？”

“……他还不肯付钱！”薇拉总算把话讲完了。

“那么，我们作个笔录，”民警公事公办地说。

“您不肯付钱……”

“可是没等您写完列车就该开走了！”

“我写得快，”尼古拉沙中尉笑了，“我常干这事儿。您坐的是哪趟车？”

“他的车已经开走了！”薇拉幸灾乐祸地说。“小气鬼，活该！”

“怎么，走了？”普拉东大叫一声，推开民警就冲出门去。

“逮住他！”薇拉声嘶力竭大叫起来。

“他现在跑不了啦！”民警懒洋洋地向薇拉摆了摆手。

普拉东跑上月台，垂头丧气望着远去的列车，最后一节车厢已经快从视野里消失了。

普拉东骂了一句“真见鬼”，便向一个戴红制帽的车站值勤走去。

“您瞧，我误了车。问题不在于一卢布二十戈比，而是太不公道。她说：‘付钱’，可我没吃你们的饭！”①

“不错！”车站值勤点了点头。“您是没有吃我的饭！”

普拉东可没心思开玩笑：

“什么时候有去格里鲍耶陀夫的车？”

“出门就得多加小心，乘客同志！”车站值勤没有放过这个训人的机会。教训人总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们的火车既准时，又舒服。去格里鲍耶陀夫的列车二十点四十六分开。”

“那么车票怎么办？车票在那趟车的列车员手里。”

“怎么样？”普拉东背后响起民警的声音。“您到底是付一个卢布二十戈比呢，还是让我作个笔录？”

薇拉从民警背后探出头来，她还系着那条带花边的围裙。

“真不害臊；看着倒蛮象个读书人，亏你有脸来讹一个可怜的女服务员！”

普拉东一把抓住车站值勤的袖子说：“那我到底怎样才能离开这儿？连你们这儿是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

① 俄语中的物主代词Ваш兼有“你们的”和“您的”含义。

“开车前十五分钟来找我，我带您去见列车长，他会处理的。”

“他要是不付饭钱，我们就自己处理他！”薇拉威胁着说。

车站值勤烦了，从普拉东手中挣脱袖子，扭头就走。

“还是付钱吧，”中尉好心好意劝普拉东。“作了笔录事儿就更难办！”

觉察到民警善意的目光，普拉东明白过来，他只好牺牲原则付这份饭钱了。他把钱递给薇拉，连瞧都不瞧她一眼。

“为了那顿没吃的饭，给您三个卢布，不用找了！”

薇拉收下一张三卢布的钞票，在围裙兜里翻零钱找给他：

“用不着，把找的钱拿去！”

“给您的小费！”普拉东傲慢地说。

“也许我不收小费呢！”

“也许你们餐厅还不讹顾客的钱呢！”

“中尉同志！您可是亲眼看见的，我把他的臭钱找给他了！”薇拉伸出手把钱递给普拉东。

普拉东故意把手往身后一背。

于是薇拉弯下腰，把一张一卢布的钞票和一些零钱整整齐齐放在柏油路上，故作地扭着屁股沿月台走了。民警对普拉东已完全失去兴趣，便去巡视开往郊区的电气列车。那儿的乘客正在上车，个个争先恐后地往里挤。

“真浑！”普拉东望着薇拉的背影怒气冲冲地骂道。

一个看热闹的人老盯着普拉东。普拉东犹豫了一下，还是捡起了搁在地上的钱。

饥肠辘辘的普拉东又回到餐厅。冤家路窄，一进门他就碰上了薇拉。

“如果不使您太为难的话，请开开恩告诉我，”普拉东特别有礼地说，“哪几张桌子不归您管，我好知道该往哪儿坐。”

“那几张！”薇拉还是没好气地回答，接着就喊一个脸蛋儿虽然漂亮，但有点赖稀稀的女服务员（这种脸蛋儿顾客特别喜欢）：

“柳达，伺候一下这位同志！不过你得先收钱，要不然他会赖帐的！”

“你怎么啦？”柳达在屏风后面回答。她正在跟一个年轻人调情。“没见舒里克找我来啦！你自己伺候那位同志吧！”

薇拉走到普拉东的桌子跟前，把铁皮托盘狠命往桌上一撂。

“我也没辙！点菜！！”

“您……您这泼妇！”普拉东恶狠狠地说。“我这辈子也不吃您上的菜！”

说罢他冲出餐厅。

普拉东走进候车室，满怀希望地奔向小卖部，可是柜台上挂着一个醒目的牌子：“中午休息”。

普拉东怒容满面，回到餐厅。这一回他径直走

向女服务员薇拉，一屁股坐在她对面：

“拿菜单来！快！”

“噢，您的原则性真强！刚才还赌咒发誓这辈子不吃我上的菜呢！”

“小卖部休息了！”普拉东无可奈何地说。

“可又想吃饭？”薇拉挖苦他。

“当然。刚才我又没有喝那盘叫人恶心的红菜汤。这会儿您该明白了。”

“您要是没喝，怎么知道它叫人恶心呢？”薇拉反唇相讥。

“我懒得跟您抬杠。什么菜清淡，给我上什么菜！”

薇拉眼中露出调皮的神色：

“您在我们这儿误了车，也有我的不是，我得象伺候本市的贵宾一样伺候您。知道吗，上面有过指示，来宾和过路旅客不同，来宾得好好伺候，因为我们餐厅就象是本市的橱窗。哦，清淡的只有母鸡。我这就去端。”

普拉东把手伸进口袋取钱。

“先收钱吧，我靠不住。”

“那还用说，”薇拉笑了。

“我的心情好象从来没这么坏过。”

“我们的母鸡也不见得能使您心情变好些！”

薇拉接过钱塞进围裙兜里，数出了该找的钱。

薇拉走进厨房。普拉东隔窗望着郊区电气列车。车门自动关上，列车缓缓出站。

薇拉端来饭菜。

“祝您胃口好!”

普拉东拿起刀叉，用餐巾细细擦着，嘴里还在骂，但他累了，尽管余怒未消，已经不想大吵了。

“我困在这儿都是您干的好事……来一场大火把你们这餐厅连车站一块儿烧掉才好呢……”

普拉东想把鸡切成小块，白费了半天劲。

“喂，这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薇拉故意装作天真无邪的样子解释道：“您知道，鸡退了毛，身上什么标记都没有了。包装袋上倒有，可等我们端的时候，包装早去了。您要想知道，我去问问掌勺儿的。”

“不用了，甭费心，我问问这只鸡就知道了!”

刀太钝，普拉东切了半天，母鸡岿然不动。

“我想，它生前一定是位运动健将!”普拉东使劲撕下一只鸡翅膀，突然问道：“喂，你们这儿晚上还有乐队演奏?”

“吵死了。我来餐厅以前，本来很喜欢听音乐，可现在我简直跟它势不两立了!”

薇拉不拘礼节地往旁边椅子上一坐。

“您的行李呢？自个儿上格里鲍耶陀夫去了?”

“我全部行李都随身带着。瞧，”他指了指那只小箱子。“我去格里鲍耶陀夫只停留两天。星期一早晨必须回到莫斯科。”

“可是，现在您只能去一天了，”薇拉小心翼翼地提醒他。“您要在这儿耽搁整整一天呢!”

“您明白就好，”普拉东脱口而出，“您知道这一天对我多宝贵，多重要。喂，您叫什么名字，姑

娘？”

薇拉断定这个外地人闲得慌，就象通常说的，想“缠”她，所以立即不客气地顶了回去：

“我本来有名字，自从干了这一行，我就叫‘姑娘’了！告诉您，我可是攻不下来的！过路旅客更甭想。”

普拉东望着薇拉毫不掩饰地笑了起来：

“可我……我根本没打算进攻这……这座堡垒！”

对这种常能听到的侮辱人的话，薇拉不予理睬。

“说吧！说吧！你们全是一路货！”她站起身来向厨房走去。

普拉东懒得跟母鸡继续战斗。他扔下叉子，径直向候车室走去。

在厨房分菜的桌子旁边，薇拉的女友柳达向她建议：

“售药亭来了批芬兰进口的洗发香波，买点儿去吧！”

“好使吗？”

“使了它头发长得好，松软光亮。我买了十瓶。这种香波难得来一回！”

经她这么一说，薇拉急忙往外走，半道上看见刚才那位顾客正在候车室里挂长途电话：

“侦查员没来电话？他要是来电话，别说我在哪儿！随便说个地方就行了！我星期一早晨回莫斯科……栅栏什么时候运到现在跟我有什么相干？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这些！……反正我不会住进那所

别墅里啦！”

薇拉不由得停住脚。

“我现在要呆在另外一种栅栏里了！”普拉东发现薇拉在边上，恶狠狠地对她说：“别偷听！”

薇拉吓得一哆嗦：

“我不是故意的。”

她在售药亭买了洗发香波往回走，经过公用电话的时候，又听到：

“是的，往格里鲍耶陀夫给爸爸挂个电话，说我明天早晨到他那儿。你不要为我担心。热烈地吻你！”

普拉东挂上话筒，又看见了薇拉。

“买这么多洗发香波干吗？对在汤里给顾客喝？”

“要用它招待象您这样的顾客我倒乐意！”

普拉东来到车站广场。广场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跟别的地方一样，都是同样的市面。长满三色的花坛中央矗立着一座花岗石纪念碑。广场两旁排列着几个露天售货摊，招牌上写着：“啤酒——矿泉水”，“香烟”，“冰激淋”；边上还有一个漂亮的玻璃售货亭，那里出售扎斯图平斯克市纪念品。

普拉东朝郊区列车售票处的小窗口里张望一下，里面坐着个和蔼可亲的女售票员：

“喂，您要是能告诉我，哪个站上有仙乡乐土，我说不定会买张票去那儿逛它一辈子呢！”

“碰到你们这些酒鬼简直倒霉透了！”售票员原来是个不懂幽默的人。“要不要再给你来一杯？”

“不给我一巴掌就算您开恩了！”普拉东踌躇片

刻，自己也闹不清该干什么，往哪儿去才好。没地方可去，他又折回车站月台，那里老有不少游手好闲的人在瞎逛。

警察局设立的在逃犯照片橱窗吸引了普拉东的注意。照片上全是司法机关十分感兴趣的刑事犯罪分子。其中有个小妖精长着一双迷人的大眼睛，她多次巧妙地骗取别人的信任，然后狡猾地卷款潜逃。另一张照片上是个笑容可掬的汉子，但他却是个杀人越货的匪徒。还有一张照片上是个皱着眉头的男人，此人丧尽天良，拒付赡养费。

薇拉正在餐厅里摆桌子，准备开饭，她瞧见普拉东从在逃犯照片橱窗边上走开，坐在长椅上，百无聊赖地望着调度机车开来开去。

长椅就在餐厅窗前，普拉东漠然望着面前熙熙攘攘的乘客。有的费力地搬沉甸甸的箱子，有的四处寻找搬运工人，有的和姑娘拥抱，热切地在她耳旁窃窃私语。

广播通知：

“从塔什干开往莫斯科的快车进一站台。因为列车误点，停车时间缩短。”

普拉东仍无聊地坐在长椅上，把身子靠在弓形椅背上。他身后的餐厅里，女服务员来回奔忙，托盘里的盖锅发出碰撞声，脚下的鞋后跟踩得格登格登响。

列车进站。一个体格魁梧的列车员从正对餐厅的车厢跳了下来。他把两个箱子从车门口提到月台